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奏草卷第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萇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  
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鄉識古知今合有良  
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  
狹幸因之使箝組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  
分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

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  
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祖  
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  
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  
周萬務猶慮兩漏下詢芻蕘此堯舜舍己從  
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  
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  
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喻禮而  
不能自止故也况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

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音人逆鱗顛沛之患  
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為沮  
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  
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  
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  
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到臣  
之軫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  
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  
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

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  
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  
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  
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  
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  
窺其意是敢承認不默輒陳狂愚伏以討敵  
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  
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  
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

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  
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  
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  
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  
遭誑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上亦未  
必皆是靈心積慮果為姦逆以僭帝稱王者  
也况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  
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  
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

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千苗裕豈獨虛言假  
使四五兒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  
十百相從是皆卒五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  
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踴  
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  
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  
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降下英神  
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  
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則雖歲

持久則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  
於闔糞答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  
道路村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  
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  
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  
之臣日月獻納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  
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為臆度輒肆討論以為  
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  
符其術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

初者將雖材不為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群  
臣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  
陛下差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  
復為陛下効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  
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為唇齒陛下特詔  
馬燧委之專任迨真李茂聲勢相接于時士  
大夫法將帥感息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  
事功邀利之譽故能累摧堅壁抵窮巢元  
惡幸脫於俘內亂徒幾盡於鋒刃故曰剋

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  
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  
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  
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  
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  
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  
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  
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

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  
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亦殊趣前後易  
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  
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  
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  
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  
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日前之虞或與  
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  
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

幹顛瘁而根祗屢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  
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  
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為  
之行費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  
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  
尚巧遲速則乘機逢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  
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  
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  
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

脩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  
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  
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脩近之道改行之方  
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  
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  
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  
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  
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  
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

薊門中興已來未暇交蕩因其降將即而撫  
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  
夕之所急也田悅吳經覆敗氣已勢羸偷全  
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  
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禍狂出師  
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  
以纒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  
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路壓其  
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

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乘於空虛據蔡許富全之地益奪其兵糧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血東寇則轉輸將阻其規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費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

有餘各懷顧瞻遠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材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芑還鎮



為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  
餘救不足罷關右賊車籍馬之擾滅山東飛  
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患不生息勞則物力  
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  
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  
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  
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  
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  
之初唯馬燧范真李范三帥而已以攻必克

以戰必疆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泊遲留不  
力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  
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  
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遠加半之成竟無分  
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  
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  
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  
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疆者也  
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

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  
於曩日三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  
洋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  
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  
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  
真馬燧足得觀變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  
無患又明矣嘗之則彼為冗食徒之則此得  
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  
陛下圖之謹奏

###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  
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  
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  
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  
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  
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  
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  
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

倒持則恃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  
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  
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  
敢寧居此誠英主發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  
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  
而不失者唯居重馭之權耳陛下又果於  
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  
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  
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

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  
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  
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  
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  
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  
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  
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今京  
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  
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

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隸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絰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峭函失險外侵則沂湄為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

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不為之  
寒心武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誠却醜類  
尋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寶此又非常之  
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  
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  
天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察國朝盛  
衰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  
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筭焉臣等敢  
獻所憂先皇帝還自

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  
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  
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  
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  
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懼  
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蓋舉回來寇志云  
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  
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  
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

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  
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  
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  
吐蕃實和迴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  
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  
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  
賊臣四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  
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嘗陛下其何禦之側  
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

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  
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等變故難測  
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  
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  
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  
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  
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  
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  
曰旣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

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  
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  
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  
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  
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  
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  
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今圖  
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  
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  
之功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  
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  
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  
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  
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  
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筭室廬貨商賈傾司  
府之幣設請推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  
苑之內備衛不令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  
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

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王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意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存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

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藉於管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節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後其本弁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



庸儒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  
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効其狂鄙以  
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  
使李芑援東洛懷元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  
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  
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  
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  
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  
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勸誡畿甸具言京輦

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  
動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  
攤酒抽貫估估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  
則冀已輸者弭怨見宥者獲寧人心不搖邦  
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  
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可有不從端  
本整禁無易於此謹奏

唐室宣公集卷第十二

奏草卷第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  
宮闈及初行幸之事目自剋責辭旨過深臣  
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  
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陛下

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反對詔之間陛下遽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令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淳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蹂亂遺患未除創痍未愈務容養事多僭越

禮闈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克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

於徵求膏血竭於筭篋市井愁苦室家怨咨  
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  
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  
罔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  
征逸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  
馬溥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无勲貴  
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  
營家親委或著忘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  
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貨裝有

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惻部曲感傷貴位崇  
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  
侯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筭繕錢貴而不  
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感又甚諸方謀求  
轉繁庶頽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駭  
然而京邑閔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  
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  
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  
威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

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怒則重臣懼禍反側之  
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  
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  
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完卒鼓行  
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  
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  
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  
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  
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

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人以家國興  
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  
性介劣學識庸淺此是占筮祕術都不深其  
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  
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  
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  
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

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愆。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

曰：視履考祥，又曰：言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為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殊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請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

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干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為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准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下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彼而恐其中有可

知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烝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闕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陪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八謀三化幸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為當然

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  
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  
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  
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  
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  
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  
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勗勵而謹修之當至  
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  
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

已以從衆焉違欲以導道焉遠險佞而親忠  
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  
諍之門焉掃求利之之法務息入之術焉片  
善片能以盡群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  
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  
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膺哲有必致之具  
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  
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  
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



下不寧昔大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  
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大圖  
况陛下稟英資承寶曆四海之利權已列  
聖之德澤在人尚能增脩蔑有不濟王如東  
比羣孽在華通誅淫亂兵倉卒犯禁蓋上  
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乾天下之  
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下伏願悔前禍以答  
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  
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勸勸不息是致昇  
平豈止盪滌祲氛旋復宮闈而已愚臣不勝  
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  
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  
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  
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  
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  
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

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  
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  
陛下先行之群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  
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  
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  
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  
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  
欲惡使億兆歸趨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  
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誠

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  
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  
惡者在歛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  
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  
未可安矣欲薄歛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  
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  
此言勢有所制言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  
之德米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  
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

必速蓋以言曰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  
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  
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蒸安反側既未有息  
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  
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  
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亦見其可頃者竊聞  
輿議頗危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  
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  
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

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  
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聶譟騰謗藉  
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  
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  
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  
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决防正水  
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  
直為此慄慄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  
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

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去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錄錄下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

乃揔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訢合易怨謗為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猷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沉宮禁陛下思念宗廟  
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  
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  
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  
以淺深自揆不以言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  
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至之分也前奉詔  
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  
路開諫諍之門通壅蔽之情弘採拔之道自  
獻於秦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十

宸旨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  
理塞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  
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  
睽睽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  
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  
者知王之田言埋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  
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曰人情情有通塞  
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  
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

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在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

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民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

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  
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  
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  
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  
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  
史冊盡在繁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  
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  
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

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  
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  
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  
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  
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  
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  
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  
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

心離德言違教也詩曰汝魚然于中國歛然  
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  
無陪無御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  
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  
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  
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  
以拒諫辯是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  
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六道而不衰  
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

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與漢暨于周隋  
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繼覆者非一  
君雖所遇殊異迹迹衆必敗得衆  
必成與與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  
同趣者則全得衆則全成  
多同於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  
類端如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  
元龜也高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為陛  
下粗舉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



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  
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  
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  
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  
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  
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  
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  
謀猷詢求過闕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  
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戒言及賢君

聖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  
匡務導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  
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  
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  
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  
諫必明加褒賜故待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  
引文學之流百百直宿於內著或講求典禮或  
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  
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

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  
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負  
觀之風氣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  
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  
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  
之耿光浸遠中官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  
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  
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皆  
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

風迹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  
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  
已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  
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  
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  
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  
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  
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  
詭為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

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  
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歛為  
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  
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酸醜滋甚舉天  
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  
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  
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  
忠體之佛心甘諛詐之徒欲漸漬不聞其失  
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之末文臣之困蘊發亂

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  
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訟彼宵襟忘已應  
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  
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  
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  
因循而重作焉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  
事亦宣諭德令謀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  
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  
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

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紀人倫武略砥圖  
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  
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  
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憚而  
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  
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誣故  
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聽臣於往  
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遠  
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過遠方不列

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  
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  
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  
謂之逐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  
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  
駕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  
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待何  
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蓋知之  
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

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  
無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  
質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  
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  
規龍衣廟宗中興之理鑒大寶致亂之所以懲  
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乎聖懷彰令問新  
遠迹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  
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尔已來反覆千慮  
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幸幸猶滯所見不

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  
謹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